



實尾島真相：韓國“北派特工”60年

朝鮮特工癱瘓韓國壹個師

20世紀60年代，朝鮮與韓國之間發生過慘烈的“特工戰爭”，甚至連駐韓美軍也時常被卷進去。起初，駐韓美軍比較忽視反滲透作戰，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駐韓美國第8集團軍的壹份作戰手冊中才寫道：“邊界安全/反滲透作戰應該擺在首位。壹支軍隊為了有效保衛邊界安全，必須重視來自非傳統方面的威脅。”而這句話出自壹次慘痛的失敗。

1964年7月，負責朝韓“非軍事區”西段防務的美國第2步兵師頻繁出現小股人員失蹤現象，這些士兵以班排為單位在靠近朝鮮的春川、議政府等地巡邏，失蹤地點往往是山區丘陵或海岸線附近。這引起美方高度關注。直到1965年夏，美韓聯軍才發現，朝軍在“非軍事區”地下開鑿了無數隧道，穿著韓國軍服的朝鮮特工就是從隧道進入韓國縱深某個隱蔽地點，然後向美韓巡邏分隊發起突襲。

美國人擔心朝鮮會以此發起大規模進攻，所以從1967年開始，部署在“非軍事區”前沿的美國第2步兵師和韓國第21步兵師率先開始設置4個層次的反滲透防禦體系，在邊界地區建立遙相呼應的“反滲透壁壘”，工兵埋設大量地雷，修建可供機動部隊迅速到達的通道，並在山谷間清理出直升機著陸點，這2個師也成為美韓聯軍的“樣板師”。兩個師訓練出大量快速反應分隊，將他們配屬到連壹級單位，他們能很快找到滲透者，夜裏還在“非軍事區”通道裏進行設伏擊。

為保密起見，兩個“樣板師”的很多反特工行動都沒有通知友鄰部隊，他們認為友軍特別是韓軍內部可能有朝鮮間諜存在。然而這樣做卻造成美韓士兵更嚴重的“恐朝癥”，許多美韓巡邏士兵被快速反應分隊誤殺，壹名僥幸逃亡的韓軍中士說：“有了快速反應分隊，我們反倒覺得從北邊滲透進來的朝鮮特工更多了。我們到夜裏就不敢到山區巡邏了！”

更有甚者，1967年，部署在“非軍事區”西段的韓國第6步兵師屢遭朝鮮特工襲擊和己方友軍誤殺，發生士兵嘩變，整個師喪失戰鬥力。

韓國《軍事論壇》雜誌還披露，1960年代，朝鮮特工還積極利用海上偷渡向韓國內陸滲透。1967年6月，韓國警察在三陟附近海灘發現朝鮮特工的蹤影，但因缺乏重型武器，這些人竟然能從韓國警察的眼皮子底下突圍出去。

韓國特工險些炸死金日成

而韓國對朝情報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10月，當時李承晚指示國防部成立第4局，專門負責向朝鮮派遣間諜。1949年美軍撤離朝鮮半島時，韓國應美軍要求成立陸軍本部情報局，全面接管原國防部第4局的工作。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韓軍壹潰千裏，韓國情報工作也陷入癱瘓狀態。美國遠東盟軍總部下屬的韓國聯絡事務所(KLO，實質是情報機關)便接手出面主持對朝偵察工作，它主要雇用韓國人和叛逃的朝鮮人擔負諜報

工作。

1950年6月，“三八線”附近的韓國炮兵指揮所內的韓美官兵KLO根據地區不同，分成許多小分隊獨立展開活動，這些小分隊被稱為“山羊”。1950年9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獲得喘息的韓陸軍本部情報局改組成陸軍諜報部，並在10月21日成立“陸軍防諜隊”，從名稱上就能看出，這壹時期的韓國情報工作完全處於守勢。

1951年初，“聯合國軍”被中朝軍隊趕過“三八線”，壹些被打散的韓國殘兵躲藏到黃海道九月山壹帶。KLO和韓國陸軍諜報部看到他們的價值，便通過設在白練島上的通訊站與之取得聯繫，將其改組成後來小有名氣的“九月山北派工作隊”。

1952年4月29日，由金明日(Kim Myong Ryon)率領的幾十名“北派工作隊員”，秘密潛入朝鮮新昌(Sinchang)地區活動。9月14日，金明日率手下伏擊了壹支朝鮮人民軍騎兵連，打死82名朝鮮戰士，並俘虜幾名士兵。在審訊俘虜時，金明日等人獲得壹個驚人的信息——朝鮮最高司令部就在附近幹芝裏礦洞裏，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也在那裏辦公！

事不宜遲，金明日帶人滲透到幹芝裏壹帶，在礦洞附近設置下無線電裝置，然後用無線電臺招引幾十架美國飛機前來轟炸。美機把朝軍最高司令部駐地都給炸翻了，有壹顆定時炸彈就扔到金日成的司令部旁邊。朝鮮人民軍步兵第15師第3團團長李乙雪見狀立即號召警衛隊員展開決死戰，並把黨員證交給組織，抱定必死的決心，硬是用木杠擡著定時炸彈扔到山谷去了。

事後，李乙雪被金日成評價為“對朝鮮革命事業最忠誠的人”，從此他便全權負責起金正日等首腦的警衛工作。以該事件為契機，李乙雪立即率部展開清剿，“九月山遊擊隊”很快土崩瓦解，大多數人被俘後被處以絞刑，金明日和少數成員僥幸逃回韓國。

非人待遇的北派“毛驥”

1953年朝鮮半島停戰後，韓軍進入“應對戰時態勢”(即平時警備狀態)，但“北派工作隊”是個例外，他們繼續從黃海、日本海水域以及陸地、空中潛入朝鮮境內，從事刺探中國人民誌願軍移交防務動態、綁架朝鮮高官、破壞主要軍事設施等任務。韓軍內部將“北派工作員”稱為“毛驥”，其中既有職業軍人，也有號稱是“誌願”的平民，因為韓國軍人一旦被朝鮮安全部門捕獲，美韓方面勢必因違反《停戰協定》受到譴責，所以使用平民實施滲透相對好些。

最底層的“毛驥”是“步行者”(即跨越戰線的間諜)，壹般是被俘後拒絕被遣返的朝鮮士兵或婦女，負責偵察朝鮮軍隊的方位、編隊和武器配置等。他們被部署在戰線後面幾英裏，壹返回前線就很容易被俘，是最容易犧牲的間諜，往往只有不到1%的“步行者”能成功歸來。“步行者”也被用來驗證情報，他們帶回來的情報可以用來驗證“聯合國軍”審訊朝鮮戰俘時獲取的信息。訓練壹名“步行者”不需要投入太多，所以損失壹名“步

文 / 朝鮮通三世



行者”也無所謂。

80多歲的韓國婦女金富珍就是當年的民間“毛驥”，她是1950年從朝鮮興南追隨美軍逃到韓國的，1954年被韓軍招募成為“毛驥”，她被內授軍人身份，但沒有軍人編號和軍銜。經過訓練的金富珍剪去長發，化裝成朝鮮漁民，先被特工母船送到距朝鮮南浦港海岸約7千米的海面上，然後轉乘小艇偷渡上岸，打算與繼續在朝鮮活動的白馬山反共遊擊隊接頭，但事實上該遊擊隊已被摧毀。隨即她接到新指示，去偵察神秘的朝鮮地下大型機場，而她身上所攜帶的武器只有壹顆用於自殺的手榴彈。

而頂級“毛驥”則是深藏在朝鮮內部的陸軍軍官，這些間諜來自“聯合國軍”俘虜的朝鮮軍官，他們經過較長時間的“洗腦”和專業培訓後，被放置在朝鮮失散部隊經常出現的路上，從而有機會回到其先前部隊。由於他們被俘的經歷被刻意抹掉，因此這些間諜能夠躲過朝鮮內部安全部門的甄別，從而打入朝鮮軍政高層。對於這些最有價值的“毛驥”，韓軍只有在必要時才會聯絡他們。

“北派隊員”掉轉槍口向同伴開槍

1958年，韓軍“北派工作隊”進行重新規劃，分成陸軍司令部情報特遣隊(HID)、海軍水下爆破部隊(UDU)和空軍情報部隊(AISU)，其主要任務除刺探情報和破壞設施外，又多出壹項“對北韓(朝鮮)滲透活動予以報復懲戒”，這是因為朝鮮武工隊針對韓國的滲透活動有增無減，並與韓國內部反李承晚獨裁運動取得聯繫，令韓國政府頗為震怒。事實上，當時朝韓互派的滲透人員在活動方式上存在差異，朝鮮武工隊往往潛入韓國腹地開展行動，而韓國“北派工作隊”多以5-10人為單位，集中破壞“三八線”附近的朝鮮各軍團、師級指揮部。

曾為UDU服務的前“北派隊員”李東觀回憶說，他們當時主要通過海路向朝鮮南浦壹帶秘密派遣情報工作隊，化裝成朝鮮官兵或當地漁民的“北派隊員”先被母船送到距南浦海岸約7公里的海面上，然後轉乘小艇偷渡。換乘小艇的那壹刻令所有人備感緊張，曾發生過“北派隊員”產生思想波動，掉轉槍口向同伴開槍的事情，後來為避免類似情況發生，所有“北派隊員”槍支裏的第壹發子彈都是倒裝的，槍栓也用繩子綁起來。

這樣壹來，倒戈的危險是避免了，但如果換乘小艇被朝軍發現的話，滅頂之災就在所難免。由於培養特工非常不易，UDU有壹條規定：當遭遇朝鮮戰艦時，母船必須攜帶小艇乘員壹起撤退，但這樣的規定反而使特工生還的希望更加渺茫。

韓國各軍種的“北派工作隊”在各地設有極其隱秘的訓練所，光陸軍HID就有清溪川、仁川、論山、春川、全谷、麟蹄等數十個訓練所。為防止隊員被俘後供出所有部隊信息，各訓練所之間幾乎沒有交流。

為尋找合適人選，“北派工作隊”長年派出“物色官”，在車站、戲院等熱鬧場所尋找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以“可提供公務員工作”、“給能買好幾棟房子的薪水”等優厚條件進行招募。現年60歲的韓國人洪南亨於1966年3月在仁川被HID“物色官”勸說入伍，每每想起當年難以置信的高強度訓練及旨在加強保密的封閉式管理都不寒而栗，“因身體極度疲乏，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盡情地吃睡”。

洪南亨說，進了HID，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轉業，“直到1967年11月的壹天，被稱為‘王社長’的HID隊長出現在我的面前，讓我簽下《轉業後保密協議》，這時候我才知道自己要‘轉世為人’了。這時候，你不大會想部隊能給你買幾棟房子的巨額工資，而是謝天謝地終於可以離開部隊了”。